

诗人丛书

《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

卞毓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227/352

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

邵 燕 祥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诗刊社主编

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

邵燕祥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插页 4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00·430 定价：0.34元

责任编辑 陈咏华

封面装帧 柯明

0009/23

目
录

记忆——代序·····	1
我的朋友·····	2
敲门声·····	5
春歌·····	13
绿色的画廊·····	15
唱支歌给祖国听·····	20
是不是情歌·····	24
给我以电·····	26
淘金船·····	28
历史的耻辱柱·····	30
关于葱、姜、蒜和辣椒·····	34
失去比喻·····	36
历史是公正的·····	39
一九六八年的一封信·····	41
诚实人的谎话·····	44
追怀董存瑞·····	46
短短的诗 长长的怀念·····	49
列宁的司机·····	49
岩寺的一张照片·····	49
南下大军渡江处·····	50
《左权将军歌》·····	51
“实事求是”匾·····	52

我们还是拓荒者·····	53
致窦守芳同志·····	58
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	63
断章·····	67
豆选·····	69
欢呼森林法·····	75
一九七九年清明祭·····	77
相思·····	80
谒红七军军部旧址·····	81
老榕树抒情·····	83
君山·····	87
芦苇·····	89
吊汨罗·····	91
我们有行乞的习惯吗·····	93
希望·····	96
挽方之·····	97
沙漠吃不掉北京·····	98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102
地平线·····	104

记 忆

——代序

记忆说：
我是盐。
别怨我
撒在你的伤口上，
让你痛苦。

把我和痛苦一起咽下去——
我要化入你的血，
我要化入你的汗，
我要让你
比一切痛苦更有力。

1980年1月8日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你今天在哪里？

许多年我们各自西东。

你是否还记得早年的友爱？

是否还怀抱着往日的热情？

我们曾携手朝着革命迅跑，

向党报到，向祖国报到。

除了人民的疾苦，更没有别的痛苦，

除了革命的胜利，更没有别的欢跃！

想起你，在土改时贫农小组会的炕头，

想起你，在抗美援朝列车出发的时候，

想起你，在毕业联欢舞会的灯光下，

想起你，在新落成的工厂——劳动科门口。

青春！那时候响亮地召唤，

召唤我们为祖国献出青春。
想的是责任，想的是功勋，
想的是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

你一定忘不了那一次入团的仪式，
你一定忘不了那一次入党的宣誓。
谁能够无愧地自称人民的儿子？
谁能够无愧地自称阶级的战士？

我相信，这光明的情感
会长久地照耀着你的胸怀，
正如我们曾经把
吃小米、穿军装引为最大的光采。

从那时，多少次告别天安门，
从那时，多少次夜车奔向早晨；
多少大风雨驰骤过祖国大地，
革命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人。

当时要两个人才凑足四十岁，
我的朋友，我的同年！
假如，假如能再年轻……

不，我又听到青春的召唤。

我的朋友，你今天在哪里？

许多年我们各自西东。

你不会忘记早年的友爱，

你不会丧失往日的热情。

热血为什么沸腾？激情为什么燃烧？

让我们再一次携手迅跑，

当我们重又听到召唤的时刻，

向党报到，向祖国报到！

1977年4月21日

敲 门 声

轻轻的敲门声，
敲门声
多么亲切，
好象啄木鸟在林中。

请进！
请进！
从那一天起，
不分雨天和雪夜，
我为朋友们敞开板门。

因为从那一天起
隔墙不会再出现
告密者的耳朵和跟踪者的脚印，
锁孔里不会再出现盯梢的眼睛；

从那一天起，
革命者不再是罪人，
同志的情谊不再是被追查的恶行。

那一天，
就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

*

有人在敲门，
轻轻，轻轻……
谁呀？是谁的手
在敲门的单调节奏里
流露了如许的深情？

我知道，这只手
在白区城市的门环上
敲响过约定的暗号；

我知道，这只手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
敌后的黑夜，
就曾这样敲响老房东的窗棂；

多久了，
多久了，
你没来敲过我的板门。
今天，当我在灿烂的阳光下
听到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敲门声，
竟有许多早以为忘却了的往事，
早以为理清的思绪
象纷乱的云，杂沓而来，
又象许多只手捶击着我的心胸。

*

*

蓬蓬，蓬蓬
又是敲门声。
谁在敲门？

……你还象许多年前一样，
把门敲得山响。

打开门，一阵风
迎你进来，
也迎来星期天上午十点钟
一片耀眼的阳光。

好啊，老演剧队员，
孩子们都喜欢你
奇妙地感染人的爽朗，
爱听你浑厚的男中音的歌唱，
你从《朱大嫂送鸡蛋》
唱到《朱警察查户口》，
痛快淋漓地讥嘲四十年代的蒋介石国民党。
但当你说到七十年代“四人帮”的政治笑话，
泪水却突然涌出眼眶。

你的声音辛酸地哽咽了，
你忽然变得衰老憔悴。
是的，那时候，歌唱有罪，
说笑话有罪，流泪也有罪，
怀念周总理谁泪下最多，
黑名单上排过队。
自由的人民被抛入监牢，
革命者被钉在被告的地位，
也许只为说了一句实在话：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党纪被拘囚，国法被流放，
未出卖的原则遭到践踏，

真理一时撕裂成碎片，
而阴谋和伪证的身价腾贵！……

*

*

我敲门。

我要找一个人。

我要找的这个人

也是一个老朋友，

一个久失音讯的朋友，

一个值得怀念的人。

我敲门。

我在门外逡巡了很久，

这确是我敲过许多回的熟悉的门。

我终于又来敲这一扇门，

这一扇我老是想来而不能来敲的门，

这一扇我甚至没想到我还能再来敲的门。

我敲得很轻，很轻，

不是怕敲疼我的手指，

而是怕惊动一颗受伤的心，

不能让受伤的心再流血，

不能让受伤的心再打寒噤。

我轻轻地敲门。
把门轻轻地启开吧，
是我在敲门。
是我，不是不相识的人。
今天不会再有不速之客
来绑架，或者突然从背后
捕捉住你的轻信。

开开门吧，
开开门吧，
我做为老朋友
会安慰你，
象你当初安慰
你那一听敲门声就惊吓失神的
白发苍苍的母亲。

你听到我在敲门吗？
为什么还不来开门？
再不用匆忙卷起你的乐谱，
再不用紧张地收藏你珍贵的琴。
让我进来，和你一起
低声哼一首能够引动回忆的革命歌曲，

或是共同陪着伟大的列宁
听一曲贝多芬——
第五交响乐，
啊，《命运在敲门》。
在敲门……
是我们与人民
共甘苦，共忧乐，共呼吸，共命运。
在我们心中翻腾的旋律
也许并不是乐曲本身。

我却什么也没听见，
只听见自己敲门的声音。
是的，我的这个朋友
有一天……他再也没能回返家门。

我的健在的朋友，
还有陌生的亲人啊，
不要责怪我
竟象有些老人一样絮叨，
而且声调低沉。

因为我又想到了林彪、“四人帮”，

想到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严刑峻法，
想到了横行一时的第三帝国的党卫军，
想到了中国人民同“四人帮”的惨烈的决死的战斗，
想到了战斗中牺牲的有名与无名的英魂，
想到了幸存者和后来者的沉重的责任。

1978年2月